



一代军师

卷捌

青出于蓝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随波逐流，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江南奇女子，洋洋百万言，赢得好评如潮！

随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一代 軍師

卷捌

青出于蓝

随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出于蓝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7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774-0

I. ①青…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459号

青出于蓝

随波逐流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32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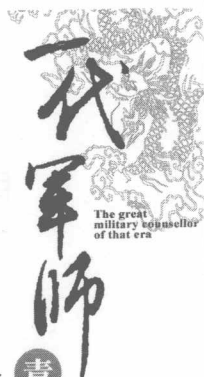
印 张 9.25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774-0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青出于蓝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画角金铙	1
第二章	三千里地山河	9
第三章	腐鼠成滋味	20
第四章	沧海两茫茫	29
第五章	欠东风	36
第六章	襄阳恨	44
第七章	长城空自许	65
第八章	斩草除根	76
第九章	君恩九鼎重	90
第十章	丹心坚似铁	103
第十一章	洒泪今成血	119
第十二章	行路难	140
第十三章	悔已迟	159
第十四章	所恨不相识	178
第十五章	风流云散	187
第十六章	一见心相许	2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相报甚时休.....	209
第十八章	离鸾别凤.....	233
第十九章	倾城一舞世所稀.....	250
第二十章	天长地久.....	266

第一章 画角金铄

隆盛八年二月，杨秀奉陆灿将令督军淮南，窥伺淮北。

——《雍史·雍纪四》

我站在窗前向下望去，看着周氏兄弟招呼街上父老，帮忙安排庄青浦的后事，不由指着他们道：“我未免太多事了。其实南楚俊杰无数，一旦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便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无须我费心警示，皇上也会知道平楚的艰难。”

小顺子答道：“公子之意，也是为了能够多留下一些南楚俊杰，免得损及天地灵气。一片悲悯之心，苍天也必然见怜，怎会怪公子多事？”

我微微一叹，想到这些日子蛙居舱中，到了广陵之后舍舟登陆，一路上风餐露宿，分外艰辛。南楚淮东军并不轻与，想要穿越重重防线，若没有熟悉地理的秘营弟子带路，只怕我们这么多人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到达楚州。



进楚州城却是使用呼延寿等人携带的虎贲卫令牌，我一路辛劳，便让呼延寿去见裴云，自己在路边寻了个酒楼准备休息一下，不料竟看到这样的场景。庄青浦上楼之时我便看出他命悬一线，以我的医术也已无望回生，心中不忍之下便以丹药相赠，虽不能挽回他的性命，却可让他多活几个时辰。只是这庄青浦却择善固执，竟然不肯接受，他如此决绝倒也令我倾慕，只可惜天妒英才，不能挽回。

这时，帘外传来裴云的语声：“淮南节度使徐州大营主将裴云请见。”

我微微一笑，道：“都进来吧，哪里还要这么多礼节。”

裴云闻言整理了一下衣衫，带了顾、杜二人一起走了进去。

进得帘内，裴云单膝下拜道：“末将拜见侯爷，不知侯爷到此，未曾远迎，尚请侯爷恕罪。”

我上前搀起裴云，笑道：“你如今已经是堂堂的节度使，何必这样多礼？我是私行至此，皇上想必还不知道。”

裴云心中暗道：若没有你在此，我也不便解除高秉军职，去了内患。罗景即便没有遇刺，有你支持，我也可将罗景免去。想到此人一来，许多为难之事便不再成为麻烦，这一拜他心甘情愿。

我隐隐猜知他的心意，微微一笑，目光转向顾元雍，见他神色惊骇，想必已经猜到我的身份，应该正在奇怪我本应在定海，为何竟会到了楚州。

我上前一揖，道：“这位想必就是顾大人吧，本侯表兄在楚州任职，多蒙大人照顾，在下代他致谢。”

顾元雍心中茫然，不知所措。江南江北音讯隔绝，荆长卿那等小事自然不会流传过来。见他茫然，小顺子上前淡淡道：“嘉

兴荆氏乃公子母族，现任家主荆长卿便是公子表兄，曾任楚州长史，蒙大人青眼，心中感佩非常。这次公子途经嘉兴，荆长史托公子转呈谢意。”

裴云、杜凌峰和顾元雍都觉得脑子里面轰然，他们自然不知小顺子这番话真真假假，荆长卿和江哲一向有隙，这次嘉兴之行两人根本没有见面。倒是顾元雍首先清醒过来，如今他得裴云之命代理郡守之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的身家性命多半系于裴云身上，便出言道：“荆长史精忠耿直，在下一向钦佩。就是裴将军，虽然为了立威将他囚禁，却也对他看重得很。”

裴云这时不由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杀了那个强项长史，见江哲没有怒容，再想到荆长卿的离奇失踪，也不由笑道：“裴某本以为是麾下将士过于疏漏才被人劫了囚牢。如今想来，就是他们目不交睫也没有法子看住人犯。”

这番话暗含奉承之意，却又不露痕迹，就是我听了也觉顺耳。原本有意吓裴云一吓，免得他平白借了我的威势，此刻也是不想了指着那坛青梅酒道：“罢了，罢了。这酒果然不错，我明日就要离开楚州，就让掌柜再拿两坛来，你我小酌一番如何？”

裴云心中一宽，知道江哲并未心生不满，目光一闪，看到杜凌峰神色不安，便道：“侯爷有此雅兴，末将怎会推辞？凌峰，去取两坛青梅酒过来。”

杜凌峰连忙匆匆施礼退下，心中暗暗赌咒，明日这楚郡侯离开之前，他都不会再靠近他一步。他对江哲的畏惧却不是因为那种传言，只不过杜凌峰在少林寺练武之时，慈真大师带着关门弟子江慎回到寺中，在慈真大师忙着和寺中长老谈论佛经武学的时候，便将江慎交给下辈弟子轮流照看。其时江慎不过四岁，却



一代军师

The first
counselor
of the
king

青出于蓝

是淘气至极，让众人都是头痛欲裂。

一天轮到杜凌峰照顾江慎，江慎尤其顽皮，一眼照看不到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杜凌峰性子急躁，趁着别人不注意就将江慎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接下来江慎果然老实了半天。结果等到杜凌峰午睡醒来，抱着江慎要把他交还给师伯祖慈真大师的时候，却是人人见了他都目瞪口呆，然后便掩口偷笑。杜凌峰一照镜子才发觉自己的眉毛竟被人剃去了，之后半年时间羞得他都不敢出门，再见到江慎也是退避三舍。在他想来，有其父必有其子，有江慎那样的小魔星，他的爹爹必定不好惹，自己得罪了江哲，自然是离得越远越好。

片刻，杜凌峰捧了两坛青梅酒进来，然后便乘机退下。顾元雍见裴云和江哲似乎有意密谈，便也识趣地退了出去。

酒过三巡，裴云开始步入正题，出言问道：“侯爷不是随水军去了定海吗？前日传来的谍报仍说侯爷趁夜袭取镇海甬江口，烧毁楚军船只百余艘。”

我闻言笑道：“这是夸大了。明州甬江口港湾为淤泥所阻，一千石以上的船只就不能进入，陆灿最多在那里留下一些快船，用来监视定海动静，传递军情。若现在陆灿还让东海水军有机会取得重大胜绩，他也不会是堂堂的大将军了。”说到这里，我又转头对小顺子道：“琮儿还是不够稳重，这种小事也要出面，这不符合我的性子。只怕再有一两次这样的举动，就是我没有露出行踪，陆灿也会知道定海那边是个替身了。”

小顺子淡淡道：“就是他知道了，也要说服别人。”

裴云心中疑云重重，江哲方才说明日要走，他若真的随便放了江哲离去，只怕将来有什么差池皇上定会怪罪下来。所以出

言问道：“侯爷履险如夷，自吴越潜来楚州，末将佩服。现在战事连绵，虽然淮北尚在我军掌控，但南楚的谍探也经常深入过来，侯爷不如留在楚州一段时日吧。”

我冷笑道：“若是留在楚州，只怕会被敌军生擒了。裴将军这样放心楚州的防务吗？只怕就连徐州都未必保得住了。”

裴云心中一震，谨慎地道：“侯爷此言何意？末将在楚州、泗州阻住南楚军北上之路，淮西楚军上次虽然取得大胜，但也损害极重，又有崔珏崔将军守宿州，为何徐州也会失守？而且陆灿又为侯爷计策羁绊吴越，难道还有法子分身北上攻打我军吗？”

我轻叹道：“皇上和齐王，甚至我，都还是轻视了陆灿。我军年前战败之后，楚州、泗州、宿州防线仍然稳固，淮北有你和崔珏两部军马，更有十几万精兵，在我们心中以为已经可以守住淮北。姑且不论南楚君臣是否有胆子挑衅开战，齐王殿下即将率军南下在汝南设立江南行辕，总督南征军务，呼应南阳、徐州，所以淮北虽然兵力不足，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谁会想到陆灿竟有这样的胆量，今次我经淮东北上，发觉楚军征调粮草的数量超过了淮东楚军正常所需，而且杨秀现在就在广陵坐镇。广陵乃北上要道，现在厉兵秣马，我本来不以为意，只凭淮东军马绝对不可能一举攻破泗州、楚州。直到我到了楚州，才发觉这里居然文武不和，民怨沸腾，怪不得陆灿有胆量进攻楚州。若是我所料不差，只要杨秀一进攻，淮西守军便会配合飞骑营北上，夺取宿州，进逼徐州。一旦徐州失守，向北可以威胁青州，向西可以威胁南阳，楚军不仅稳据江淮，还可占有进攻大雍的主动。

“现在想来也真是天佑大雍。东海水军攻吴越，损及南楚赋

税根本，陆灿不得不亲赴吴越督军。杨秀虽然也是人才，却少了几分决断，为了求稳，延缓了进攻的时间。否则若是十日之前他们就开始发动，只怕楚州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到时楚州就危险了。”

裴云听到此处已经脸色铁青，不由暗悔自己爱惜前程放纵罗景胡为。越想心中越是生出寒意，现在长孙冀在围困攻打襄阳，虽然佯攻的成分居多，但也必然没有余暇顾及江淮战事，而淮北防线似安实危，若是楚军有意北进，目标必然指向徐州。

我见裴云已经知道目前形势的严峻，又道：“这也怪不得你，南楚军从未主动北上。如今你已经知道消息，应该如何防守你自去安排吧，只要不丢了楚州，就是泗州失守，也不算我军战败。”

裴云站起一揖，道：“末将多谢侯爷警示。请侯爷放心，只要裴某在楚州一日，就断不会让楚州失守。”

我点头道：“这样就好。虽然江南行辕尚未筹立，但是我任参赞一事已经定下，你不须担心会有什么罪责，一切我皆可担待。本来淮北危殆，我应留在此处才是，只是襄阳战事若再按照原来的计划未免有些保守了，所以我要去见长孙冀。你给我通关文书，再给我一个向导指路。还有，凡是知道我来楚州的军民，你都要小心防范，我还不想被人知道行踪。”

裴云点头道：“末将遵命。杜凌峰乃我师侄，他道路极熟，可以为侯爷向导。今日见到侯爷的人，末将会将他们控制起来，断不会让此事外泄。”

我点点头道：“一旦楚州遇袭，你要严防城中生乱。顾元雍算个人才，只要你还有取胜的希望，他就不会反叛。此人在楚州颇有声望，你这次让他接替罗景却是对了，你要好好笼络他，才

能稳住楚州民心。那个高秉成事不足，若有什么不妥就把他斩了，不必手软。”

裴云肃然道：“末将遵命。”

我站起身道：“好了，就让那个杜凌峰替我们安排食宿吧。你的军务要紧，明日我离开你也不必相送，免得露出什么风声。”

裴云道：“侯爷所需文书，凌峰明日会呈给侯爷。末将现在便要去城外大营点兵，请侯爷恕末将轻慢之罪。”

我淡淡道：“快去吧，我还想在这里喝几杯酒。”

裴云起身告退，毫不犹豫地向楼下走去，没过多久，我便听到楼下的马蹄声渐渐远去。

我轻轻一叹，对小顺子道：“这次真是侥幸，若不是路上呼延寿发觉粮船的数目远远超过应有的规模，又有你这样身手的人去做谍探，还不能发觉这次南楚声东击西的计策。说来也真是好笑，我将楚军目光诱到吴越，陆灿却也因势利导乘机收复淮东、进逼徐州。这次我们两人倒是平手。”

小顺子淡淡道：“无论他计策如何周密，既然已经泄漏，就没有那么容易成功，否则公子怎会这么放心去襄阳呢？”

我闻言笑道：“裴云的性情既有刚毅果决的一面，也有通达变的一面。前些日子他纵容罗景，便是不想得罪权臣，以致楚州局势不稳，但如今他既已知道南楚军有进攻之意，便会杀伐决断，纵然楚州血流成河，也不会让南楚有机可乘。”说到这里，我又叹道，“若是我早来一日，只怕此刻裴云已将罗景赶走，那么就不会有今日之憾了。”

小顺子冷笑道：“公子这却是说糊涂话了。只怕这庄青浦和南楚也有瓜葛，否则他凭什么穿过两军防线，回到楚州？他行刺

罗景不也是对南楚有利吗？裴将军和罗景尚未到水火不容的境地，若是楚军袭来，一个铁腕郡守恐怕比一个降臣要可信得多。而且若非庄青浦重伤将死，裴将军纵然怜惜于他，也不得不将其擒拿处斩，到时城中士子必然对大雍更加怨恨，内忧外患一起发作，只怕楚州城就没那么好守了。”

我听了之后，低头想了片刻，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庄青浦无论如何也是死得可惜了。”

这时，耳中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一听便知上楼的正是呼延寿。我突然笑道：“呼延娶了苏侯，别的好处不说，这监察敌情的本事却是突飞猛进了。要不然只怕要楚军兵临城下，我们才会知道南楚有胆子进攻淮北呢！”

小顺子闻言一愕，纵然以他的冷面冷心也不由莞尔。

第二章 三千里地山河

二月二十六日，酉时，襄阳。

落日斜阳下，雍军渐渐退去，容渊轻叹一声，只觉心中无比惆怅。自从德亲王死后，自己因为亲王的遗折保举成了襄阳将军，镇守重镇，可是这些年来，他却从没有一丝开怀。对南楚君臣来说，他容渊不过是个寒门书生，虽然有些守城的本事，却也谈不上名将，所以十余年来只能枯守襄阳。他很想取得几场大胜扬眉吐气，然后进入南楚的军事中心，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始终只是一个守将。

更令他郁闷的是，大雍自从齐王两次攻打襄阳惨败之后，就再也不曾将重兵放在襄阳。每次大战一起，都只派出十万八万的兵马来围困襄阳，这样一来，襄阳虽然安枕无忧，可功劳却也谈不上了。就像刚刚结束的大战，陆灿、石观受了种种封赏，他和葭萌关余緬却连一纸褒奖都没有。想到自己纵然没有大破敌军的战功，可是死在襄阳城下的雍军也是数不胜数，而且只凭襄阳一



城便牵引十万以上的雍军，这本身已是不小的功劳。但大战之后却没有得到丝毫认同，以容渊的心性怎堪忍受这样的屈辱？

望着退走的雍军，容渊愤怒地一掌拍在城墙的石垛上。长孙冀这狗贼，简直把襄阳城当成了练兵的地方，每日轮流派出军队攻城，磨合他们的战力，全没有勇气孤注一掷。难道雍军不知道若是不得襄阳，则无法威胁江陵、江夏，就是夺了淮南，也会立足不稳吗？

二月二十六日，亥时，宿州。

夜色朦胧，凉风习习。一间朴素无华的寝室内，烛火摇曳，榻上睡着一人，面上刀疤宛然，纵然是在睡梦中也是愁眉深锁。

门外，将近子时，换班的亲卫匆匆走来，两个原本守门的亲卫相视一笑，轻手轻脚地向外走去，准备换防。其中一个亲卫目光无意中掠过换班亲卫的面容，却是陌生的面孔。他心中一惊，停下脚步正要动问，便觉眼前寒光一闪，然后一只手已经捂住他的口鼻，他极力想要呼喊，却是无法出声。而另外一个亲卫完全没有防范，只觉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那两个假扮的亲卫迅速将两人放到门口，让他们倚着墙壁站着，残月之下，若从远处看去，只会以为两人偷懒打个瞌睡罢了。然后其中一个假亲卫推门而入，另一人掩到窗下，手中寒光如雪，却是一柄匕首。

崔珏眼眦欲裂，眼睁睁看着多年好友浴血断后，眼睁睁看着他战死沙场，不由冷汗涟涟，羞愤难当，然后便从梦中惊醒。他坐起身睁眼望去，却见昏暗的灯光下，一条黑影正向自己扑来，他几乎想也不想地翻身滚下床榻。血光崩现，一条手臂落在地上，崔珏一声痛呼，高声叫道：“有刺客！”声音撕破了寂静的夜空。

那刺客原本想要暗暗行刺，孰料本已睡着的崔珏竟会突然暴起，结果只砍下他的左臂。崔珏一声惊喝，外面立刻沸沸汤汤，灯火、喊声向这边涌来。那刺客略一犹豫，已经破窗而出，会合同伴向外冲去。但如今既然已经惊动了众人，这两人如何能够逃得出去，在杀了数人之后，一个刺客战死，另一个刺客被那些亲卫活捉，推倒阶前。这时崔珏已面色苍白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的军医在替他裹伤。

那刺客缄口不言，崔珏问了几遍也失去了耐心，正想让人将他关起来，远处突然传来惊呼声和喊杀声，然后便是北门燃起熊熊火焰。

崔珏心中一惊，站起身来，却是一个踉跄。这时，一个军士奔了进来，扑倒在地，道：“将军，不好了，是南楚军来攻城了。北门被奸细打开，楚军已经入城。”

崔珏恨声道：“好狠毒的手段。楚军只是占了北门，传我将令，和敌军巷战。”说罢伸手去拿兵刃，却只觉头晕目眩，一跤跌倒在扶持他的族侄崔放怀中。这时，城中众将多半都已冲到了崔珏的住处，却只见崔放抱着崔珏大哭。崔珏的副将见状，大声道：“将军已经受了重伤，我军又没有防备，如果和敌军缠战，只怕数万军马都要葬送在宿州。不如弃城而走，退到萧县防守，然后再向徐州求援。”

崔放连连点头，扬声道：“副将军请暂代将军传令，我护送将军先走一步。”

那将领闻言慨然道：“由我亲自断后，诸位将军都快些召集人马撤退。敌军来自南面，却封了北门，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从西门撤退。”



崔放闻言也顾不上别的，抱着崔珏上马，在亲卫营保护下向西门冲去。刚出府门不远，只见长街之上，一队骑兵正向这边冲来，为首的是两个白袍小将，两条银枪如银龙飞舞，收取着雍军将士的性命。转瞬之间，他们的身影被拥上的雍军淹没，崔放不顾一切冲向西门，将要冲出城门时，一回首，身后已是一片火海。崔放抹去眼角热泪，投入到茫茫的夜色之中。

这一战直到天明方才结束，宿州三万军马倒有半数葬身火海，副将战死城中。飞骑营在陆云、石玉锦统率下追出二十里，大破雍军。雍军败退萧县，崔珏伤重昏迷。

二月二十七日，寅时末，泗州。

天光未晓，雾冷水寒，滔滔淮水之上尽是渡舟，在黑暗中向对岸驶去。泗州城距离淮水只有两里，船上的军士都穿着和夜色相近的灰暗衣衫，天光黯淡，雾锁淮水，那些灰暗身影到了泗州城下，仍没有被雍军发觉。

十几个黑影掩到城下，手足并用向城上爬去。这些人身手敏捷，只凭着城墙的些许凹凸不平，就能如猿猴般向上攀去。还未接近城头，城上便有人低呼道：“你们来了。”言罢放下绳索，这些黑衣人借着绳索，不多时已登上城墙，没入黑暗之中。过了不到一炷香时间，泗州城内突然火光四起，然后城门内传来纷乱的喊杀声。不多时，城门洞开。

伏在暗处的南楚军将领望见，心知里应外合大破泗州的战术已经成了一半，便下令南楚军士向城门冲去。那将领一马当先，直入城中，只见眼前烟火弥漫，引路之人很快就消失在烟雾之中，将领一皱眉，喊道：“不可深入，控制城门。”

就在这时，两边突然传出喊杀声，那将领一愣，只见雍军